

# 挑水

作家王鼎鈞，四十年代末作為憲兵新兵第一次路過上海，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柏油路，二是自來水。柏油路又平整又乾淨，不像土路那樣坑坑窪窪、沙塵飛揚。自來水，三個手指輕輕一捏，清水源源不絕。這讓小時候吃過挑水之苦的他（王鼎鈞曾在井台打水時掉進井裏）羨慕感慨不已。

挑水，也叫擔水，是公認的累活。兩隻滿盈的水桶，就有幾十斤重，一路還要盡力維持平衡。以前農村新媳婦過門，有兩大重擔：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形容某個兒媳孝順、勤快，便說「從來沒讓公婆水缸裏缺過水」。元曲裏有個故事，兄嫂威脅小妹出嫁，否則就要「日間挑水三百擔，夜間挨磨到天明」，而小妹情願挑水也不出嫁。足見挑水的確是樁苦楚。

少林寺的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這有李連杰的電影為證）。鄉下說一個少年「已經能挑水了」，說明他結實、成年了，預備要像青年人那樣承擔重活。

八路軍贏得民心，一是唱歌，二是挑水。老百姓自己都發愁的挑水，八路軍進門就搶着幹。這一條，就收穫了廣泛的民意支持。馮儀當年進了戰俘營，浴室沒有熱水管，需要人工去挑洗澡水。馮儀以為這是犯人該幹的事，不料卻是管理幹部跟戰士挑水送來，這讓馮儀大為驚異，慢慢轉變了思想和態度。

挑水也能入詩。聶紺弩當年下放農場，就寫過一首：「這頭高便那頭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擔乾坤肩上下，雙懸日月臂東西。汲前古鏡人留影，行後征鴻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鷓鴣偏向井邊啼。」各式文筆，浪漫、幽默、嗟嘆，熔於一爐。這首詩，有人從辛酸裏看到樂觀；有人則從樂觀裏看到辛酸。大致上，前一類人是沒挑過水的，後一類則深知個中況味。



逢周三、四、五見報

# 陰謀論的心理基礎

為什麼有人熱衷於「陰謀論」，動不動就點讚、轉發相關內容？為什麼有人反對嚴刑峻法，似乎想為罪大惡極者開脫？美國心理學教授Dannagal Young認為，這是因為人偵察威脅的方式和「認知需求」的高低不同，而這些心理定式可能與基因遺傳有關。

有的人優先考量環境的危險，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迅速反應，謀求生存。他們渴望確定的結論，對含糊、抽象的情境頗感不適。有的人則比較適應外界的不確定和易變性，不用在生活中建立很多常規，也樂意花時間思考事情的來龍去脈，方方面面。他們不見得比第一種人聰明，但似乎能從思考本身獲得樂趣。這就是為什麼有人覺得世界糟糕並不是很多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而是某種邪惡勢力在幕後操控。而有人反對死刑，是因為他們傾向於考慮引發犯罪的各種因素。

以上兩種心理傾向也影響到對藝術、文學的口味。需要更多確定性的人不欣賞畢加索等現代派大師創造的抽象藝術；喜歡思考複雜問題者能接受開放結局的文學作品，更理解反諷的藝術手法。兩者也各有利弊。身處危機重重的熱帶叢林，顯然直覺靈敏、動作迅速的同伴更靠譜，能幫我們規避風險。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重規矩、反含糊，這可能是個安全、法制健全的社會，但缺乏創意。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愛思考，能接受曖昧、模糊的情勢，也許創意高揚，但缺乏效率，短兵相接時容易被敵人打敗。

心理學家指出，兩種思維定式能解決不同的問題，該兼容並蓄，別走極端。只不知當下思想上兩極對立的美國人對此作何評價了。



蓬周一、五見報

# 避「捲」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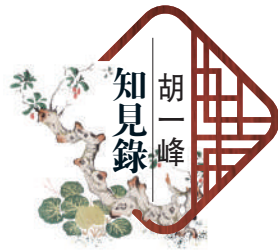
幾本辭典的出版年代太早，沒有來得及更新。網絡百科的解釋是「形容個體在面對複雜環境或激烈競爭時，選擇放棄自主思考和決策，而是被動地適應環境或跟隨他人的行為」。這個解釋似乎還不夠完美，但我如果絞盡腦汁非要重新定義「捲」，那麼，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捲」。

如何避「捲」呢？恰巧這幾天看到德國波茲坦健康與醫科大學心理學家的一項研究成果，或能提供一些啟發。研究者選取了二百五十六名參與者，他們被要求以分析和直覺兩種方

式作出決策並記錄下來。這些「決策」都是日常小事，如午餐吃什麼、看什麼電視節目、購買什麼東西或與朋友一起做點什麼，等等。參與者還被要求在決策前後立即作出情緒評價並分享感受。結果表明，所有決策都能起到改善情緒的作用，根據直覺做出的決定並不一定比根據分析做出的更正確，但參與者的情緒更能得到提升。換言之，根據直覺做出的決策，更讓他們感到滿意和喜歡。

看來，跟着感覺走，會讓人更開心。沒錯，衝動是魔鬼，但這個魔鬼

有時也會給我們發糖。生活需要理性，但很多時候「捲」正是理性分析後的選擇。因此，我們不妨給直覺留出一些空間，尤其是當「捲」的念頭湧起來的時候，順從自己最初的感覺，或許生活会更美好。



逢周一、三、五見報

# 場景不是鏡頭背景

時，他注意到不遠處的女生正在尋找書架上的另一本書。她的手指掠過書脊，最後停在一本與他的興趣類似的書上。他心生好奇，但不敢上前。隨後，他們不約而同出現在飯堂，卻坐在不同角落。男主角時不時抬頭，看到女生低頭用餐，彼此的目光偶爾交匯卻迅速移開。直到離開校園時，他們又一次偶遇，這次是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女生的提包突然滑落，裏頭的書散落一地。男主角主動上前幫忙，兩人終於有了第一次的交談。

現在，想問問大家：以上的描述一共有多少個場景呢？三個？答案是

「一個」。很多人都以為有三個場景，因為這裏涉及「圖書館—飯堂—街上」三個背景的轉換，但在麥基的定義下，這些鏡頭仍然屬於同一個「場景」，理由是這些行動共同構成了一個連續的敘事單元：角色從陌生到認識的過程，也就是完成了一個所謂的「故事事件」。

麥基的「場景」概念，強調的是情感或價值的轉折。例如，以上的兩人從陌生到建立聯繫，這便是一個清晰的轉折，而這樣的場景轉折，也構成了故事的基本敘事單位。

那麼，一個故事大約涉及多少個場景呢？麥基認為，以電影為例，一個故事通常由四十至六十個場景組成。換言之，角色們通過四十至六十個涉及情感或價值的轉變，一步一步從起點走向結局。



逢周一、五見報

# 火鍋百態

材、醬料、飲品、餐具、飯後甜點，又要清洗買回來的海鮮蔬菜，真的要花不少時間功夫。昨夜看着主人家忙於穿梭廚房和飯廳之間，時而添湯、時而補充食材，時而拿出藏酒給客人選擇，忙得不可開交。

如果說從一粒沙可以看世界，那一頓火鍋聚餐也可以觀百態。例如上述的朋友，願意為別人開放居室、勞心勞力，主動為大夥兒安排活動，除了好客外，也樂於付出，還會盡力體貼別人的心意，關顧他人的需要。此外，「打邊爐」免不了要圍爐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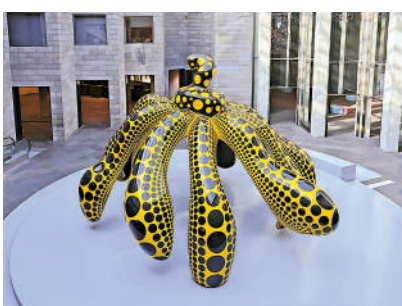
在等候水沸與烹煮的過程中，各人的性情盡現。有人喜歡慢條斯理、靜心細嚼；有人總迫不及待，每次有東西放進鍋中，就忙不迭翻弄一番，希望加快熟成的速度。有人害怕冷場，每遇空檔就拋出新話題，然後談笑風生，炒熱現場氣氛；有人則以食為先，視線都向著鍋子和碗碟，全程低頭品嘗美食；有人志在杯中物，吃什麼還是其次；有人卻整頓飯也留神用心，甚至記得鍋中各種食材是誰放的，適時更會提醒有關人士認領。

煙霧繚繞間，人們較易放下戒備，心情氣氛比端坐吃飯輕鬆得多，自然容易表露真性情。愛打麻將的人常說「牌品好即是人品好」，其實「爐品」也一樣，絕對可反映參與者的德行修養，值得觀察深思。



逢周四、五見報

# 草間彌生《舞動的南瓜》



的公共藝術計劃始於二〇〇二年，墨爾本的版本以粉紅色為主題，設計延伸至美術館的玻璃牆，營造出沉浸式的藝術氛圍。

美術館入口處的《舞動的南瓜》

（附圖）同樣是不容錯過的亮點。《舞動的南瓜》創作於二〇二〇年，堪稱草間彌生迄今為止最大的南瓜之作，也是NGV美術館今年購藏的作品。

《舞動的南瓜》逾五米高，色彩鮮艷，展現了草間彌生對宇宙與存在的深刻探索。作品以她標誌性的圓點圖案為特徵，如同一隻巨大的章魚，而觸角呈現彎曲流動的狀態向外延伸，且懸浮於地面之上，色彩鮮明的黑色和黃色形成強烈的對比，尤為奪目。

南瓜、圓點、鏡、花朵等元素反

覆出現在她的作品中，象徵她與世界和宇宙的關係，創造出無盡、永恆和自我消融的體驗。草間彌生特展不僅是對她藝術生涯的慶祝，更是一個探索想像力與無限可能性的機會，讓觀眾在這個獨特的藝術世界中，感受她的創意與魅力。



逢周五見報

# 夏目漱石文學映畫

趁着Cine Fan舉辦「日本文學映畫祭」，一口氣欣賞了兩齣由市川崑改編夏目漱石作品的《我是貓》和《心》，通過影像，走進這位有「日本國民作家」美譽的明治時期大文豪之創作世界。他另一套由森田芳光執導的電影《其後》，因為之前已在其他影展看了，這趟不作座上客；由日本配樂家梅林茂操刀的《其後》電影原聲大碟，早已聽過不知多少遍了。

《我是貓》為夏目漱石第一部長篇小說，於雜誌連載初試啼聲即一舉成名，《心》則是其「後期三部曲」之一，從《我是貓》到《心》，觀眾能看到作者從早期諷刺諷刺的筆觸，到後期厭世而深刻的寫作風格以至心境轉變。《我是貓》原著小說以貓為視點看世界，最為人津津樂道，然而電影卻圍繞刻畫幾位主要人物，特別是貓主人苦沙彌，貓則走來走去冷眼旁觀，直至劇末，才有貓的獨白。

《我是貓》劇情相對簡單輕鬆，《心》則結構緊密發人深省，影評人鄭政恆於映後談指出該片頗為忠於原著，未讓小說的觀眾，大概也能從電影感受文字的魅力。《心》描述「學生」日置一步步揭開離群索居的「老師」野淵，一段難以啟齒並飽受良心責備的黑暗過去，寫法猶如偵探懸疑作品，伏筆處處，引人入勝。作者還把明治天皇駕崩的時代背景寫進故事裏，讓陸軍大將的殉主，跟野淵之死並置，加上野淵密友棍自殺，整個作品的死亡意象濃郁。《心》顧名思義探究人心，剖開人性的精神與道德面貌，沉重是沉重，卻有某種警世性，給觀眾留下回響。



逢周五見報

# 動物園的「暖冬」

氣暖、電熱地暖、太陽能燈、UVA 燈（仿太陽能燈）、電烤爐、電熱棒等，這些人們冬季常用的防寒寶物，想不到在四川成都動物園獲廣泛應用，成為助力動物們溫暖過冬的「神器」。

近日看到一組圖片，只見成都動物園的幾隻阿拉伯狒狒，圍着電烤爐取暖，牠們一個緊挨一個，便於每個狒狒均勻地感受電烤爐的光與熱。這些平日慣於嬉戲打鬧的狒狒，安靜地依偎在一起，「抱團」禦寒，除可保持體溫，或許還可從同伴身上找尋心理安慰。

動物園也為兩隻白犀的家安裝了攝氏設備，當氣溫低於十度（攝氏，下同），飼養員便會開啟氣暖，確保二十四小時保持十五度左右恆溫，讓白犀呆在牠們的「舒適區」。

在靈長類動物館，地暖是標配，溫度一般保持在二十度以

上。入住暖房的長臂猿，一展歌喉，力證「森林歌唱家」的實力。同享溫暖待遇的黑猩猩、紅毛猩猩、松鼠猴、環尾狐猴等，有的互相梳理毛髮，有的攀爬架上追逐跳躍，渾然忘記室外呼嘯的北風吹向何方。

在動物世界，蛇、蜥蜴和陸龜對溫度更加敏感，長時間的低溫足以威脅到其生命。動物園的兩棲爬行館，兼採氣暖和地暖，在室內局部另增補光保暖燈，營造多個有溫度梯度的舒適小屋。此外，龜、鱷魚、蟒蛇還獲度身訂造「私家溫泉」，水溫可調控的冬日溫泉，成了牠們的至愛。



逢周五見報